



出

診

楊 筱 夢

熟睡中，被一陣急促的腳步聲驚醒。不待老王喊我，我已將衣服換好。學醫的人大都具備這份機警和敏捷。

雨道盡頭，站着一個矮小的老太婆；在隱約的路燈下尚可辨別她臉部那種喜悅與焦急的混合表情。我問老王：「她的掛號單呢？」他揉着朦朧睡眼，如夢初醒；走到老太婆身邊伸出手問：「掛號單呢？」她怔了一怔：「什麼掛……單？我不懂；我女兒要生了，請這裡的先生去看看。」我走進去向她輕聲解釋：「老太太，你女兒來檢查時，給她帶回去的那張黃色小紙塊呢？帶來了沒有？」她困惑地望着我，手中的雨傘跌在地上。我才注意到燈光映照下的天井裡，正閃着銀絲般細雨。

她的迷惘提醒了我：「老太太，你女兒以前來看過沒有？」這可問着了：她垂下眼簾，搖搖頭：「沒有錢怎麼敢來看？現在要生了，實在沒辦法。唉！」她嘆了一口氣。天呀！門口不是明明白白寫着佛教醫院，「免費產前檢查」嗎？這時解說又有何用？照例，沒有經過產前檢查手續的產婦，任何醫院都不敢貿然接納的。雖說醫生應以慈悲

為懷；但對於一個產婦的狀況，事先毫無所知，要是順順當當，皆大歡喜，沒什關係；萬一運氣不好，碰上一點小毛病，產家不分青紅皂白，硬把責任往你身上推，可就棘手了。這種事情見得多，還是小心點好。我正主意不定，老王却搶先開口了：「沒有檢查過，大夫是不接的。」

「是嗎？先生——這怎麼辦？」最後一句，她好像是對自己說。燈影下，她的臉色如夜一般深沉，沙啞抖顫的聲音，從喉嚨裡一字一字地迸發出來；像一把被撥動的憂鬱的啞琴，戮痛你的心。何況我的感情本就忍不過苦難的形象。「老王，你把地址問清楚，叫老李起來備車！」於是，我決心負起佛陀的使命。

出門時，一道閃電在車旁掠過。老王說：「大夫，大雨就要來了呢！」我抬頭一看，除了落下的雨滴，天空一片烏黑，什麼也看不見。坐在三輪車上，一連打了幾個呵欠。舉起腕錶一看：是午夜一點。我清楚記得：上床時鐘鳴十二點。這幾天護士小姐請了婚假，生意又特別興隆。接生，產前檢查，產後訪問……全由我一人包辦。巴望今晚平靜無事，睡個好覺；偏又來了這樁好差事。按理原可不必過

問，但人心畢竟是肉做的，誰能見危不救？這行飯真不容易吃！誰叫你門口掛着產科女醫師馮茜玲的大招牌？

大地裹着黑色的外衣，稀疏的路燈在霧濛細雨中閃着惺忪睡眼；好像一隊忠實的衛兵，疲憊中依然固守崗位。

雨，漸漸大了，間或夾着雷鳴。雨點颯颯在夜風中，帶來初春的寒涼。車輪滑過平坦的柏油馬路，轉向高低不平的碎石道。轉了幾個灣，在膠玻璃上可以看得見，這一帶房屋漸形疏落。車子在路旁停下一陣；車夫提着風雨燈，在附近尋了一陣；回來時燈上沾滿雨珠。他指着前面那幾株陰森森大樹旁邊的小矮屋說：「大夫，就在這裡。」

門沒有門，我順手接了車夫手上的出診箱，把門推開，是一間約莫六個榻榻米的日式房屋，屋中央懸着一盞小電燈，暗黃色的燈光，僅能分辨屋內的輪廓。晚風從門縫隙隙吹入，燈泡不住地左右幌動；宛如一個先天不足的孩子，迷失在暮色的蒼茫中。我叫老李把風雨燈拿進來。「你先回去，天亮來接我。」

提着燈，我向屋角走去，床上躺着一個凸肚皺眉的中年婦人，瘦小，貧血；口裡繼續地發出聲聲呻吟。老太太還未回來。我撩開她的上衣，作一次例行檢查，一面問她陣痛開始的時間。她告訴我：是傍晚六點鐘。看她腹部的情形似乎還未足月

。問她預產期只不過提早一個星期。貧窮人家，整日操作，提前幾天是常事。胎位好，胎聲正常，頭部業已固定，子宮口開三個 Cm。

這時，一股腥氣忽然隨風在我鼻孔灌來。奇怪，膿血，惡臭，在我已成家常便飯；是什麼，使我如此忍受不了？這時，一道閃電，正好照在門後那堆黑漆漆的魚網上。我好像替自己解答一個謎：難怪，在此緊要關頭就只賸她一人獨伴孤灯！

閃電過後是霹靂的雷聲，風愈猛，雨愈大。門開了，老太婆一身濕淋淋的走進來。看見我，似乎無限安慰。「先生，要緊嗎？快了吧？」我囑咐她去準備開水，「還得等一些時候哩。」我看看手錶：產婦的陣痛間歇時間是十分鐘，持續時間半分鐘。我將椅子拖到床邊，開始詢問病歷：

「今年多少歲？」

「三十五歲。」

「幾歲結婚的？」

「十八歲——」雨聲把她的聲音壓住了。雨水嘩嘩地打在紙窗上。我僅能靠她嘴唇的動作會意。

「這是第幾胎？」一陣痙攣的痛苦掠過她的臉龐，她用手按着肚子。「第二胎，」是老太太替她回答了。「大的已經不在了，那是第一次招的女婿生的。」

「噢？」

「那年日本人打中國，抽去當壯丁，在大陸上打死啦！孩子才六個月，她只得出去做工；孩子沒奶

吃，一場病就死了。她舉起乾枯的手，抹着潮濕的眼角。

「這個女婿打魚的，是嗎？」蠻以為我的話能安慰她，誰知反戳傷了她的心。她兩眼掛着淚，「前兩個星期出去打魚，一直就沒回來。我女兒好命苦啊！」

我回過頭去，產婦在床上不停地翻動着她那笨重的身體，不會注意我們的談話。

現在，滲透在雨水中的紙窗，被風撕成一個個不均等的窟窿。狂風帶着雨滴，一陣陣吹進屋來。在斗室中我希望找到一件遮掩的東西，然而除了產婦身上蓋着一條破被單外，什麼也沒有。

閃電又來了！強烈的光線穿過窗外的枝葉，投射到產婦那張枯黃污穢的臉上，印下斑斑的黑影；使人聯想到老榕樹上被剝落的樹皮。產婦的聲音由鈍而銳。是生的呼喚，抑或死的哀鳴？這聲音在我習慣上原本平常，可是此刻聽來，有如槍彈穿過心窩。誰能相信，這是迎接一個新生命的降臨？

照整個生產程序講，一個「經產婦」的進步情形不該如此慢。但是她已十多年不會生育了，我得耐心等。

風漸漸平息了。頂好她能吃點東西，但這裡連一點食物也找不到。我吩咐老太婆把開水燒熱，餵她一點。我告訴她：在不痛的時候閉着眼睛休息一會。

現在已是五點了，她的陣痛間歇每次縮短至半分鐘，最後一次檢查，子宮口已全開。我為她完成局

部消毒，打開產包，鋪上消毒巾。一陣尖銳的呼喚後，羊水破了，她兩手握著床緣，我命她緊閉着嘴，利用腹壓。嬰兒出來了——呱的一聲，是個男孩。時間是五點半。單薄瘦弱的軀體，看上去不會超過兩千磅。我用帶來的大毛巾，層層將他裹住。老太婆睜着笑眼，一直不會離開他。

產婦在一夜的疲勞與掙扎中，安靜地睡着了。老太婆在床腳邊擱半天，摸出一疊一元的舊鈔票塞到我手上。「先生，辛苦了，够不够？」我打着呵欠，「不用了，留着給產婦買點吃的吧。」她懷疑地望著我，良久，才把手縮回去。

我收拾好器械，再看那在母親身旁輕輕蠕動的嬰兒；在白毛巾的裸露部，本來粉紅色的小臉略帶青紫，我伸手過去，手掌接觸面部微覺寒冷，一陣寒顫掠過我的心頭：這羸弱的嬰兒，沒有足够的保溫與營養，是活不成的。我望着床上貧血的母親，片刻，主意已定，終于把老太婆喚至門口，告訴她。

聽完我的話，她嚇得臉色發白，兩眼噙着晶瑩淚水。不等她開口，我接下去說：「老太太，放心好了，暫時讓我帶到醫院去，你可以常去看他。個把月便能接回來，保證養得胖胖的。」

「……」她抖抖地望着我，嘴唇啓動，但發不出聲音。

「不要緊的，只要住在溫暖的房間裡，有適當的營養，護理遇到危險期就會過去。我會把他安置在嬰兒室裡。」

「可是，先生，上醫院我們付不出錢」。她失望地看着我，又轉向嬰兒。

「錢？不要錢」，我補充說：「貧苦人家我們佛教醫院不收錢」。

「先生，謝謝您救命……這孩子遇到您這位菩薩真福氣」。她手掌緊合，膝頭微彎，似乎要跪下去；終於無力地癱在身旁的破凳上。天亮，老李來接我。看到老太婆捧到我手中那個瘦小的蠕動體，詫異地望望我，「走吧，大夫！」他說。

「佛陀保佑妳，保佑妳的孩子，保佑妳海上的家人！……」我轉向產婦，和老太婆道別。

三輪車穿過瓦礫遍地枝葉縱橫的街道，回到醫院。

車剛停，我家的老保姆劉媽，親切地向我迎來，有如我在幼年放學歸來。及至瞥見我另一手中抱着的孩子，才變了口氣，埋怨說：「又是誰家不要的孩子？」

「誰說不要？喔，劉媽，趕快把嬰兒室的火升着，還得灌兩個熱水袋。這孩子身體單薄得很哩。」劉媽盯我一眼，氣狠狠地把我兒接去了。

早飯時，我聽到甬道上劉媽跟老李說：「老李，昨晚辛苦了，產家償你多少車錢？」

「償錢？我看還得賠錢呢，大夫熬了一夜！」

劉媽噓了一聲，低低地打着耳語：「我們的小姐就是這樣，不該她管的事她也要管」。

## 編者的話

本刊老社長，經編者一再要求，已毅然答應自上期始負起「卷首的話」的一塊小園地，親自墾植的責任，請讀者先生不要忽略了這塊小園地，裏面盡是警策重要的話，今後當能使讀者「開卷得益」。

念生長者的大論，完全依據因果，出于至誠，以糾正錯誤，讀者不可以攻訐文字看。更希望獅山當局，能虛心接受，便功德無量矣！文珠法師「談心」文長約分四次刊完。

上期的封面銅版本擬多用的時候，但有些讀者認為不如以前的封面，來函建議，仍以按期換製銅版，刊載照片或圖畫為宜，編者決接受讀者意見，自當不惜銅版費也。

本刊的篇幅，有增無減，每期的銅版又多，成本自然提高，但編者從來沒有為這些考慮過，也決不願調整售價，但希望不斷增多訂戶，經濟自不成問題。若相反減少了訂閱，將會影響到本刊現狀的延續，故希望舊雨新知，除了自己續訂以外，多多介紹親友訂閱！最近本刊因出版叢書「佛學問答類編」而動用了基金數千餘元，經濟頗感拮据，希望有力長者多發心踴躍，或大量購書贈送親友，既幫助了本刊，又令人得益。

本期封面封裏照片，為泰國楊乘光居士供給，附誌謝忱！